

刘
墉
浪
漫
期
田
园
散
文
选
集

拈花惹草



- 纽约老农
- 暮冬园事
- 睡成风景
- 亿万年的奇缘
- 问园园历
- 老农玄想
- 冰冻的玫瑰
- 心安理得
- 如果地球像花盆一样
- 问园心情
- 问园秋情
- 众里寻他千百度
- 庭院深深深几许
- 种下情缘
- 雪的滋味
- 孤挺花
- 四季的声音
- 漂泊人语
- 柿子
- 风筝之歌
- 童年的草园
- 迎春花
- 母亲的耳机
- 何处是故乡
- 藏在我心底的中国年
- 着意过今春

〔美〕

刘墉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刘
墉
浪
漫
期
田
园
散
文
选
集

拈 花 惹 草

〔美〕刘墉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拈花惹草/(美)刘墉著. —北京:中国盲文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5002-2694-9

I. 拈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2582 号

图字: 01—2008—1509

拈花惹草

著 者: 刘 墉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165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5214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×960 1/16

字 数: 90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694-9/I·490

定 价: 18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

昨天走过的路

二〇〇一年春，有几个研究生来找我，希望以我作为他们论文的主题。

听他们讲，我先吓了一跳，推说：“我怎么值得研究呢？”接着看他们整理出来的论文大纲，我又吓了一跳，心想：天哪！他们怎么好像比我更了解我？甚至有些在我记忆中早已淡忘，也没有录入我集子的早期作品，都被他们找出来，而且推算了我创作的年月。

说实话，我没能多提供给他们什么材料，只能见证资料的真伪，和对他们的分析表达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这次的研究，与其说是他们获益，不如说他们使我更了解了自已，也帮助我找回许多散失的旧作。

由于那些作品经过“编年”，我一篇篇读来，仿佛重温往事，读自己的日记；更因为按时序来读，使我能清楚地见出自己写作风格的改变。

序

昨天走过的路



据他们分析，我四十岁生女儿之前的作品属于“浪漫期”，用词比较华美，构思比较抽象，许多小说带有虚幻诡异的色彩。至于四十岁之后，大概受女儿的影响，更落实了生活，也更能触及平凡生活中的喜乐。虚构的东西减少了，文字平实简约了，段落与段落之间则有了更大的张力。

他们也分析我的作品可以分为“报告文学”、“学术论文”、“短篇小说”、“励志处世文”、“幽默小品”、“抒情散文”和集合了以上六类的“壖体散文”（这是他们造的词）。

其中“报告文学”与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有关，后来发展为带有“反讽性质”的杂文；“学术论文”多半属于美术专业；“励志处世文”以《萤窗小语》和《创造自己》、《肯定自己》、《超越自己》三书发展出来；“短篇小说”是由《点一盏心灯》开始；“幽默小品”集中我三四十岁左右在《皇冠》杂志发表的一系列《小生大盖》专栏；“抒情散文”属于纯文学，则是我自学生时代一直写到今天，被我列入“私房书”的那种“写自己私密心情的作品”。大概因为我爱赏花莳草，所以其中“田园文学”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

看他们分析，最有意思的是结论——

他们认为如果我没有浪漫期的六种文体，就不会发展出今天独特的“壟体散文”。

“壟体散文”多半是以第三人称，从客观角度写情叙事的。据研究生分析，我在这类散文中，发挥了写“报告文学”和“小说”的本事，让事情活生生地呈现。而且一次呈现许多相关的故事，再交给读者自己去思索。

他们也分析，我今天作品里有一定程度的“反讽和幽默”，那技巧当得力于早年的《小生大盖》。他们又进一步说，由于我曾花了三年时间，将三十多位学者的论文，改写成《中国文明的精神》电影剧本，使我知道怎样把“死”的说成“活”的，把理论写得感性。

对于这些研究生的分析，我没什么意见，只觉得蛮有意思，没想到拙作还有值得作学术分析的地方。不过也真谢谢这几位同学，使我能轻轻松松地将自己各个时期的作品分类。

也就那么巧，同年二月，大陆出版社的朋友来美，专诚到长岛的寒舍造访，表示希望出版我早期的作品，使读者能睹我的全貌。



灵光一闪，我当场就拿出由研究生们整理的资料，交给对方过目，于是有了这本“刘墉浪漫期作品选集”。

这套书收录了我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五种风格。编入了一些我不曾在台湾发表的作品，补上了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的一个空白。其中许多文章虽在台湾发表，但或因反讽太多，或因幽默过多，过去并未被我纳入专集，也曾拒绝别人收录，而今居然在大陆推出，连拙荆都有些惊讶。

“有什么可惊讶的呢？”我对她说，“人生过半，以前写的好的、坏的，都成了，即或今是而昨非，‘今是’也是踏着‘昨非’而来。就让我的读者看看我早期的作品有多浪漫、多虚幻、多逗乐吧！”

于是，把这集子，呈给各位读者，以博方家一粲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昨天走过的路 / 1

纽约老农 / 1

暮冬园事 / 2

睡成风景 / 11

亿万年的奇缘 / 16

问园园历 / 20

老农幻想 / 25

冰冻的玫瑰 / 31

心安理得 / 37

如果地球像花盆一样 / 41

问园心情 / 47

问园秋情 / 48

众里寻他千百度 / 53

庭院深深深几许 / 57

种下情缘 / 62

雪的滋味 / 67

孤挺花 / 76

四季的声音 / 79

漂泊人语 / 93

柿子 / 94

风筝之歌 / 101

童年的草园 / 111

迎春花 / 119

母亲的耳机 / 124

何处是故乡 / 129

藏在你我心底的中国年 / 136

着意过今春 / 142

纽约老农

田园耕作是我在美生活的特色，在那风霜雨雪中看荣发也看凋零。想陶渊明的“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”，虽不至“息交绝游”，却别有一种“大隐”的滋味。



暮冬园事

遂领悟了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的道理。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日之暖所能办到。



遂领悟了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
的道理。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日之暖
所能办到。

暮冬本非种花的时节，更何况是在北纬四十多度的地方，只是因为冰封连月，实在闷得发慌。下午看屋外一片阳光，温度计在日晒下高达二十五摄氏度，便毫不犹豫地去车房拿了铲子，决定开始今年的园事。

实在，这种对时序温度的敏感，以自己的主观，催着季节变迁，是我素有的毛病。当然这亦非病，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。尽管我在暮秋叶子还未凋尽的时候，就嚷着：“看哪！春天来了！”那冬天可也没少待些时，只是像不爱念书的孩子，心里催着老师快点结束，刚上课，就已经盘算着放学之后要如何玩耍一般。

所以明知道，现在才二月中旬，春天总要等到三月半，番红花露头才算来到。而今偶然两天的异常和煦，不过是短暂的假象，还是欢喜异常，只当冬天已跨出门槛，步步走远了。



放在后门的旧皮鞋，从暮秋便不曾穿过，用力



地朝地上磕了磕，怕其中藏有躲着过冬的虫子，倒落下一大堆秋园中带来的泥土，还夹着一片枫叶。这双黑鞋自从由出客的层次降级，就被我放在后门，专做园间工作之用。早先也曾试着穿球鞋操作，却发现既容易在凹凸的鞋底带泥，又不便于踏铲子挖深土；反而这双硬底皮鞋，虽然面上的风光不再，倒仍耐园间的粗活，仿佛许多显宦，一朝势落之后，从基层商家做起，却也常有过人之能。

选择由靠近树林的院角下铲，只是连着三铲居然都碰到石头。细想这块地原是种向日葵和百日草的所在，虽非完全经过改良的沃土，倒也细细筛选过，怎么一冬之后，竟冒出这许多杂物。不过今天初动土，似乎不必计较，便向侧移开约一米五，由夏日的瓜田下手。铲子果然轻松地插进泥土，只是都在大约零点一五米处便再难深入，使我想起当年在楼顶运土种花的情况。有时想挖深些，却为碰到了下面的水泥楼顶而无可奈何。只是此刻人在山头，园圃也非初种，怎么下面会突然出现如此平均深度的硬块呢？

我奋力地挖开一片，露出下面坚实的地面，再以铁铲用力地敲击，丁东然有金石之声。蹲身用手

遂领悟了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
的道理。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日之暖
所能办到。

触摸，居然冰寒刺骨，原来是犹未解冻的泥土。

遂领悟了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的道理。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日之暖所能办到。无怪那近树林的院角，会坚不受铲，只为隐在矮墙阴影之下，还是全然冻结的状态。这又使我想起第一次出境，冬天到达韩国的经验。走在梨花女子大学的校园中，说不出地感觉脚下有些异常，原来从小在台湾的泥土上行走，自自然然地感应了土地的弹性。所以突然站在如同坚石的泥土地，便有些莫名的怪异。

不过此刻园中的地表不是硬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出奇地柔软，有些像是霪雨初晴，表面不见雨水，实则仍见稀软的景象。但那软又软得均匀而有韧性，不似雨水淋透的泥土，倒令人有走在新和的高筋面上的联想。

总要“深”耕，才能有丰收。看瓜田难做深耕，只好再向园子中间移去。此处既远离了树林，又不靠近房子，应是最受日照之处。果然铲铲到底，足有三十多厘米的深度，只是土质奇黏，要比夏日锄地，费加倍的力气，才能将土翻上。

祖国大陆北方的春耕，或也是在距此不远的
时间开始。我一面吃力地铲土，一面联想到拉犁的耕



牛。初解冻的泥土，那耕牛想必也是特别吃力的，所以与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是相对的。春泥初解牛先知，或许牛若有灵，从背后犁的顺、滞，也便能感觉到“春有多深”！

园中的土，都是灰褐黑色的，与六年前初搬来时相比，有了天渊之别。想当年处处都是砾石、黄沙，哪能种花？全靠儿子和我到后森林中，挖那深黑色的腐殖土，先盛入纸袋，再一包包运上位在高处的花园。过两年，儿子的功课日紧，对园艺也少了兴致，只好去花店买成包的牛粪往下倒。每次抱着数十磅重、呈粉状的牛粪，向下倾撒，顿时飞扬成烟，中人欲呕，真是了不得的经验。所堪告慰的，是效果甚彰，几年下来，土质已完全改善，种花则繁茂，种菜也丰收。不但每日满室瓶插，满桌园蔬，连那远在新泽西的亲友，也都分享不少。

当然，以前黄色的砂质土是仍在其中的，尤其是此刻下铲，更能感受腐殖土黏而无声，碰到砂土则唧唧作响。奇怪的是常感觉遇到石块，翻上来又没有发现，只觉得在阳光下，泥土中有些晶晶亮亮的闪烁。细看才知道竟是些莹洁剔透、有如水晶碎钻般的小冰块，挖出一颗放在掌心，瞬间就融化不

遂领悟了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
的道理。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日之暖
所能办到。

见了。

终于领悟，原来在那泥土之中，也有着许多小空隙，饱含清纯的水分，所以能在寒冻之后，结成一颗颗的小碎冰。想必植物的根，在土中生长游走时，也有些寻胜探幽之感，或是遇到砾石阻于途而不得不绕道，或是突然进入这种小水泡，仿佛到了水晶宫。如果人能缩成超小形，在土中挖掘，进入这水晶宫，四周一片清冽，将是多么美的事。也遂了解原来土中的昆虫蚯蚓，也有这许多乐趣，远非地表外的众生所能领略。



随着翻出的泥土，倒也能看见一些冬眠的虫子，直挺挺地仿佛死后僵硬的尸体，轻轻触压，却见些许蠕动。想必将它们暴露在地表，再跟着来几个寒流、下几场大雪，就都会冻死。无怪北方人讲究及早地翻土，一方面能将地表的朽叶，早早地埋入地下，促进分解；一方面能消除虫害，预卜新年的丰收。

所以瑞雪兆丰年，实在非因雪中带有营养，而是因为雪能慢慢融化、浸润，更产生了杀菌除虫的



作用。否则瑞雪跟大雨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
惊讶地挖到了几个块茎的植物，灰白半透明地冻成了冰状，才想起是去年春天种的美人蕉，只为了秋天忘记将它的根块挖出来，所以遭到冻死的厄运。像大理花、美人蕉这类应在热带生长的植物，到北方种植时，一定需要秋藏的道理，是我这两年才了解的。因为在台湾只觉得此花年年自发，本无须照顾，书上也载明多年生草本。所以初来美的几年，都是春天由花店买来块茎种植，夏秋欣赏繁花，暮秋不知将它们挖出来干藏，第二年却要怨怪这些花不再萌发。直到近年才了解这些块茎块根，不像郁金香、百合、风信子富含淀粉的鳞球可以耐寒。所以冰冻不必三尺，它们就因为体内水分的结冻，而消灭了生机。

其实动物也是如此，甚至包括了人，譬如北非的黑人因为近热带，需要增加散热面而身体颇长；南非洲的黑人，则为了御寒保暖，皮下脂肪特厚而趋向矮胖。所幸现在的文明人有各种调适改变环境的方法，否则像我这种来自南国的台湾客，只怕要像大理花、美人蕉般地冻馁。